

从面相判断性格

〔法〕鲍迪 著

洪丕熙 编译



从面相判断性格

Francis Baud 著

洪丕熙 编译

广西教育出版社

前言

“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这句话见《左传》襄公三十一年，郑国子产以此说明性格和面貌的关系，距今已2429年。而在《左传》，从面相判断个人的性格且预言其吉凶祸福的例子，也不一面见。这种言面有验的例子，从《左传》以来史不绝书。如邓通，相士见其面有饿纹入口面断其必饿死。汉文帝不信，赐邓通铜山，令其自鼓铸钱币以保其不饿死。但是，邓通仍不免因饿而死如相士之预言，这是《汉书》中相面而有验的一个显著的例子。近代，如曾国藩在承平之日，于京华一见李续宾即断言“此人必死于战阵”，也是面相应验的一个著名例子。

那么，从面貌果能判断性格且预言吉凶祸福吗？荀况是第一个断言其不能的大学者。他在《非相篇》里说：“相人形状颜色而知其吉凶妖祥，世俗称之，古之人无有也，学者不道也”。但是，和他同时代的大学者孟轲却说：“存乎人者，莫良于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恶。胸中正，则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则眸子眊焉”（《孟子·离娄上》）。孟轲的断言恰恰相反，他认为一个人的内在性格之偏正，可以从眼睛看出。眼睛既为面相的一部分，孟轲的以眸为例也即承认面貌和性格是紧密相关的。

荀况和孟轲都非“世俗人”，而是儒学的两大宗匠。他们对待相术的相反见解，都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自汉以来

儒学独尊，儒门学者依违于这两大宗匠之间，对于相术不敢断言其非也不敢断言其是，大多取折中主义的态度。司马迁是取这种态度的一个典型例子。他在《史记》中为星相术士立《日者列传》，似乎认为相术之士也有可为传于后世的信史。但是，在《项羽本纪》又说：“舜目盖重瞳子，又闻项羽亦重瞳子。羽岂其舜之苗裔耶？何兴之暴也！”他对于面貌和性格的关系，以及从面相判断吉凶妖祥是怀疑的。

正为这样，自汉以来，相术不仅“世俗称之”，出世拔俗之士也多信之。如曹操闻应劭之评语而色喜，也以“乱世之奸雄”为确评而不忤。倘说这只是个别人对待相术的态度，那么，唐朝的中央政府甚且把面相定为取士的标准之一。那时所谓的“身同书判”，“身”是指出身门第，也即阶级标准；“同”指候选人的面形以似“同”字者为最佳；“书”指书法；“判”指公文写作能力。面形作为取士的标准之一而仅次于门第，也可见面相之术在唐朝选拔人材制度中的地位之重要了。

唐朝以后，历代的中央政府不再明文规定面相为取士的标准之一了。但是，无论取士授官、相婿择妻，相面总是应有的一个步骤。据毛泽东的评价，明朝的永乐皇帝朱棣是个治国有方的皇帝，这个皇帝就很信相术。现在流传最广的一本面相著作——《柳庄相法》，就是这个皇帝宠信的术士袁忠徹所著。在这本书里可以看到袁忠徹《答永乐百问》，这《百问》中除了永乐对自己面相的问题，其次就数如何从面相选官择妃的问题为多了。可见，永乐之所以重视面相术，还是为了实用于甄别人材；袁忠徹之所以见信于永乐，还是为了他的相术有实效。

但是，从此以后，面相术取信于世的程度每况愈下，象

袁忠撤这样见信于高层统治阶级的术士再也听不到了。至于建国以来，面相术和迷信已成同义词，人们一闻“面相”，掩耳唯恐不及。可是，就在面相术的可信度低到如斯之极的极点，奇怪的现象出现了，在“文化大革命”的末期，那以“最最正宗马列主义者”自居的“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为选拔党羽，竟然也有“相面”这一步骤！

这怪现象当然不难解释：这帮人，其实是假马列主义者。但是，能够以假充真达十年之久，应该承认这帮人作假的本领是高的，或者说，智力是相当高的。智力相当高的这帮人，为什么也相信这迷信的东西来了呢？这一问，上面的解释就难以令人满意了。

倘再进而问：被毛泽东表扬过的永乐、为中华文化之盛世的唐朝、学究天人之际综贯百家之言的司马迁、还有曾被奉为亚圣的孟轲、以及被孔丘赞扬过的子产，这些时代和豪杰，为什么也对这种迷信的东西寄予不同程度的信任呢？恐怕很难以“时代的局限”或“科学的不发达”一句话解释过去。

其实要解释也不难，面相术之所以屡经排击而难以推倒，只为它是经验的积累。累积了几千年经验的一种方术，其中是蕴涵了一些可以称为规律性的认识的，它之所以推不倒，原因在此。但是，经验性的方术虽然涵蕴了一些规律，这些规律始终未被整理成严密的理论，也就是说缺乏理论基础，或者说没有上升为科学，因而，它的应用很大部分依赖应用者个人的直觉。直觉的能力因人而异，效验也因而不稳定，它的时常被斥为迷信，原因在此。

如果这一解释可以为我们接受，那么，对于积有几千年来经验的我国面相术，应该象对待我国的医术和导引术一样，

“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使其上升为科学而求其可为当世之用。对待经验性的事物，简单地接受或排斥，都是不妥当的，既无补于文明的进步，更不可能真正地排除其中的迷信成分。

对待文化遗产，“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方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放出它日益光辉的空前光芒。这方针必至这次会议后始有这样的光芒，其理由是大家都知道的，这里不必赘述。要指出的是医药、经络、针灸、导引、堪舆（风水术）等方术，在这方针指导下，都在扬弃中焕发青春，获得更合科学的阐释或更广阔的用途。比如堪舆，经天津大学王其亨教授的研究，其内核竟是中国古代建筑的精华。堪舆，是比面相术更其被人视为迷信的糟粕。堪舆这种风水术之中尚且蕴涵着中国建筑的相当科学理论，面相术之涵有一定的面貌和性格之间的相关理论，可经整理而焕现之，也就是可以期待的了。由于从面貌判断性格这种技术，可以应用于凡有人际关系的一切场合，应用面远比建筑术广得多，因而，人们的期待也要迫切得多。但看在大城市的一些街头，私售印刷粗劣的《柳庄相法》，或暗中为人相面的江湖术士之屡禁不绝，就是这种迫切期待的一种表现。

整理汉医以至堪舆等方术，凡是取得成绩者，莫不借用现代科学技术的方法。整理面相术，恐怕也必须借用现代科学和技术。面相术，不仅中国古代有，外国也古已有之。不过国外的面相术，近来已跨过经验阶段而成为一门应用科学——形态心理学。面相术在国外之所以比较迅速地脱胎而为形态心理学，就是借用了生物学、生理学和心理学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我国的面相术，经验的积累远比欧美的面相经验深厚，倘我们也用生物、生理、

心理等学科的现代方法整理，从这深厚的经验中所获，自必更为丰富。既然风水术也有大学的学者在研究，以现代科学和技术的方法研究我国古代面相术，也许在我国学术界早已有人在着手，我们拭目以待其成吧。

但是，从街头看到的对这方面需求之迫切，又令人不安。那里，是鱼龙混杂，迷误之渊，科学倘不去占有，听由江湖术士迷人，是科学界的失职。鉴于此，笔者虽对形态心理学稍识之无，也觉心有不安，亟欲有所补救之。这，就是编译这本小册子的由来。

我所据以编译的原作，是法国学者 Francis Baud 所著的 *Physionomie et caractère*《面相和性格》。它乃法国大学出版社那套著名的《我知道什么丛书》的第277种，1980年的第10版。所以据这本书编译，因为就我所见，这是同类书中写得最简洁明了的一种。从历史到现状、从基础理论到应用技术、从技术的应知应会到应用的方面，凡是形态心理学应有的内容，概括无遗，而且图文相配，容易掌握。笔者相信，只要具有高中阅读能力，读懂这本书既不难，循序渐进以掌握从面相观察性格的技术也不难。

根据这本原著编译的另一个理由，笔者尤其希望这本小册子有助于从父母到各级教师的教育工作者，有助于他们从面貌判断子女或学生的性格，更恰当地因材施教，发展被教育者的个性。本书的第六章《形态心理学的应用》，首举教育为例，可见原作者的用意也首先在此。当然，在有关劳动力的人事组合工作中，以至于在日常生活中迅速认识人的性格，避免可能会有的失望，也都是应有的用途，例子也都举到了。

最后要说明的是，称为编译，编的工作主要是在分节和

按编者的分节立标题，译文基本根据原文，少数地方有所增删，那是为了方便阅读，而且再三斟酌，尽力做到不背原意。但是，既经增删，即再难要原作者负责。因此，设有错误，责在编译者，而正确的部分自应归功于原作者。

洪丕熙

1988年11月17日于华东师范大学。

第一章

导 论

形态心理学的起源

“单凭这张面孔，我就信不过他”。倘若有人这样说，那这人，已不自觉地给面相和性格确定关系。不过，他是靠类比来确定这种关系的；他瞥见这张面孔，这使他联想起另一张和它相似的面孔，蓦地记起一些不如意的事，于是对所见的这张面孔产生不信任感。

这种经验差不多是人人都有，因此，可以说几乎没有一个人不在按自己的方式研究形态心理学，这就是形态心理学的起源。但是，象这样作出判断，它的依据仅仅是个人的同情和反感，这是空泛而主观的。因此，这种判断往往招来明哲的忠告：“人不可貌相”。

虽然经常受到告诫，但这种靠类比研究面相和性格之间的关系从不减少。而且，觉得面相和德相之间似有一定关系，感到好奇且多少是有系统地研究这关系的，远古以来代代不绝。因此，形态心理学的起源至少可以追溯到文明史之初，它其实是和人类的文明同样发源于遥远的古代。

经验的总结

自古以来人们就按各自的方式观察和研究面相和性格之间的关系，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在西欧，第一个予这种经验以总结的是法国的拉瓦泰(Lavatar, 1741—1801年)。他一边搜集以往的经验，一边亲自观察。他的观察中不乏敏锐的直觉，他以他的直觉经验印证搜集来的经验，写成《相术论》(Essais physiognomoniques)，发表于1772年。

从这以后，法国有夏尔·贝尔(Charles Bell)、迪歇纳·德·布劳涅(Duchesne de Boulogne)、格拉蒂奥莱(Gratiolet)等，英国有达尔文(Darwin)，德国有皮得利(Piderit)，意大利有孟特加扎(Mantegazza)，他们继起研究并在各自的著作里提出相当有价值的技术。可是这些技术，都是从拉瓦泰所搜集的、多少具有一定正确性的经验中提炼而得，因此，虽有相当价值，仍没有摆脱经验性。

把科学的方法引入经验性的技术之中，如意大利的德·奇奥伐尼(De Giovanni)、维奥拉(Viola)、邦德(Pende)等，他们就是研究身体的形状和一定生理因素之间关系的。显然，作这种努力的时代已和我们的时代比较接近了，面相的研究即将跨入一个新阶段。

功能类型学

按身体形状联系一定生理因素把人分类，不从克莱施默(Kretschmer)始，但是，说到功能类型学还得先提到德

国的这个精神病医生的著作——《身体的结构和性格》(La Structure du corps et le caractere, Paris, 1930)。在这本书里,他把人分类为精神分裂病(schizothymes)和循环精神病(cyclothymes)。他所谓的后一类人,外貌肥胖、躯体粗圆、四肢短、骨骼和肌肉组织为脂肪所包,这使得体型倾向于圆,它的各部形状是去掉了凸和棱的。从心理学说,这种类型的人很近似邦德的组合代谢型(anabolique)。

至于他所谓的类精神病这类人,有三个变型:(1)虚弱型,或者用人类学的术语称为纤弱型(leptosome),它的各部形状长而细弱、胸腔狭小;(2)强壮型,它全是骨骼和肌肉、粗壮结实;(3)畸异型,无论从形状和功能的观点看,它是自然的弃物。属于这三个变型的人,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内向和孤僻。其中,四肢长而躯干短的人更属于人类学的纤弱型,他们近似于邦德的分解代谢型(catabolique)。

法国的一些医生和学者,根据四大器官建立另一种类型学。这种类型学按器官的优势分类,有四个类型:(1)呼吸型,属于这一类型的人胸腔发达;(2)肌肉型,属于这类型的人四肢修长;(3)大脑型,属于这类型的人躯干纤弱、颅相对于面而言极为发达;(4)消化型,属于这一类型的人腹部显然居于优势①。后来,这四个类型的定义又被增加了“扁平”和“圆”两个概念②。

另一个法国医生借用希波克拉底的术语:多血质、淋巴质、胆液质、神经质。这四个类型虽和前述的四个类型不同,但是,既然也是以一定的器官功能为依据,不免有些相似③。

最后要提的是建立在人的形体的可塑性之上的类型学。

这种类型学先把形体分为“塑性的”和“非塑性的”(plastique et aplastique), 然后, 又各分为“强”和“弱”(foni et atoni) 两类。这样, 名词虽不同, 也是四类, 也同样以一些大的生理功能和一定器官的优势为基础④。

以上这些类型学, 他们的作者有个共同的观点, 即生理结构和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相互作用, 是形成性格的条件。他们的这些体系, 是在这个基础上使用了各种术语建成的。他们所谓的这样那样的类型, 由于追求术语独创和不惜使用想象力, 或多或少地显得复杂了。

这些类型学还有个共同的大缺点, 即都刻意确定“基准类型”, 刻意要把人的无穷多样形式纳入若干“基准类型”。其次要指出的一个共同缺点是术语的模棱两可, 比如: 大脑型和智力或知识分子、肌肉型和竞技运动员、胆液质和多愁

①见Claude Sigaud: *Traité clinique de la digestion*, 1908; *La Forme humaine, sa signification*, 1914 (《消化临床学》; 《人的形状及其意义》)。

Thooris: *La vie par le stade*, Paris. (《生命的阶段》)。

Chaillou et Mac-Auliffe: *Morphologie médicale*, Paris, 1922 (《医学形态学》)。

②添加这两个概念的是Thooris和Mac-Auliffe, 他们的著作已见注①。

③这个医生是Paul Carton. 他在这方面的著作是: *Diagnostics et conduite de temperament*, Brevannes (《气质的诊断和引导》); *Alimentation, hygiène et thérapeutique infantiles*, 3^e ed, Brevannes, 1928 (《营养、卫生和儿科疗法》)。

Carton 虽然别树一帜, 但是他的分类和Sigaud很相似。

④提出这类型学的是Allendy, 见他的著作: *Les temperaments*, Paris, 1922 (《论气质》); 但他不是法国人, 国籍不明。

善虑的人，由于含义不清每易混淆。最后要指出的是，纯粹的类型事实上是没有的。人，总是多种类型的混合物。正因为这样，作为人的“基准类型”，每个基准类型所含有的性格成分，它们的剂量究竟各有多少就讲不确切，他们是如何搭配的也难以说清楚。于是，类型所表现的是“可能”，是始终属于理想的个性，类型的描写也总归虚拟，类型学的一切尝试也因而归于虚假。

虽然有这许多缺点，研究人的形状和研究人的性格一样，类型学是必经阶段。从细节到整体，从特殊到一般，这是学科发展的正常道路，形态心理学是遵循这条道路发展的。它首先研究“符号”，这是面相研究阶段，是相术家至今滞留不出的阶段；继而研究“类型”，这就是以上各种类型学的贡献，它们把形态心理学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阶段。

在这个阶段的课题是要弄清楚不同类型的“结构性要素”，也就是要弄清楚使人的形态极端多样的组合成分。为求最终掌握这些要素或成分，这些类型学家研究神话、躯体、功能、内分泌等的类型，从那里找寻可以使“形状”的分析联系一般规律的要素。他们的研究成果虽然有许多缺点，但是，毕竟为形态心理学终于形成一门学科打开了通路，这就进入完善科学性和应用方法的阶段。

完善科学性——谢尔顿的贡献

用一定数量的人体量值，作统计学的研究，从而得出人体结构的组合成分，这是谢尔顿在美国的尝试。他调查了4,000个人，从这些人摄取裸体照片，而后按照片上的人体外形分类，最后得出三个最能说明特征的类型。

这三个类型是：1) 圆而柔软型，肌肉无凹凸，躯干比四肢（呈现“蹄膀”式）显占优势，腹部也比胸部显占优势；2) 肌肉突出型，肌肉隆起而厚实，通体全为骨骼和肌肉，四肢不论较短或较长总是满布结实肌肉，躯干虽不比四肢更占优势，但胸部的体积大于腹部；3) 纤弱型，骨骼细小、肌理嫩薄，四肢看似比躯干占优势而通体缺少肌肉①。

这三个类型，第一和第三两个类型十分恰切地相当于克劳德·西戈（Claude Sigaud）的消化型和大脑型。而第二个类型，根据所描述的那些特征看，是包括了肌肉型和呼吸型。

这三个类型，各与一个发展得尤为突出的器官相联系，谢尔顿把这突出的发展联系于他们的胚胎起源而用了三个术语：内变质（endomorphisme）、介晶质（mésomorphisme）、外变质（ectomorphisme）。他用这三个术语表明他称为内变形（endomorphe）、介晶形（mésomorphe）、外变形（ectomorphe）这三种类型的发展条件。

这些，被他看作是人体结构组合成分的倾向性，因而他致力于找寻可以用来确定每一种倾向性的人体测量材料。这样，他终于确定17个直径量度，用这些量度和个人的身体比较，可以确定在这一个身体结构中占优势的是这个或这些组合成分。决定人的“身体类型”（sometotype）的，是这些组合成分中每一成分在这人身上所占比例的高低。于是，谢尔顿就用三个数码代表三种组合成分中的每一种成分，这三个数码合成一个数目表明了在一个“身体类型”里的不同

①见Sheldon: Les variétés de la constitution physique de l'homme, Paris, 1950; Les variétés du Tempérament, Paris, 1951 (《人体结构的各种变异》; 《气质的各种变异》)。

组合成分的比重，经这样确定的“身体类型”共76个。

在作了这样的确定之后，他又确定身体的结构和一定的心理特征之间是有一种相当紧密的相关性。到此，原先由克萊施默、西戈等人所确定的形态心理学上的那些关系，由于谢尔顿所用的统计方法的严谨而有了科学的基础。

然而，身体类型尽管已扩大到76种，它仍没有跳出类型学。何况这种类型学，由于必须为受试者拍摄裸体照片，应用起来不无困难。谢尔顿自己也承认，倘由一个训练有素的人运用人体透视法来估量一种身体类型，他的估量结果和用人体测量得出的结果高度相关。这样，为了方便，也为得到色泽层次更精细的了解，我们自然愿意考察一下人体透视法。

1931年，路易·科尔芒对谢尔顿的类型学进行了考察。

完善应用方法——科尔芒的贡献

1931年，路易·科尔芒对谢尔顿的类型学进行了考察。

这一考察，要运用的形态组合的概念，取自路易·科尔芒的著作和他所作的概括。科尔芒以他前辈的全部著作、主要是西戈的著作为基础，证实在人的形状的构造中，起主导作用的是两种主要倾向。这两种倾向是：1）倾向于占有尽可能大的体积，即倾向于自我“膨胀”；2）倾向于缩减已占有的体积，即倾向于自我“退缩”。

由于意大利派的类型学已用过组合代谢和分解代谢这两个概念，科尔芒先拿膨胀和退缩这两种倾向与这两个概念比较，而后，力求用“兴奋性”来说明这两个概念①，兴奋性的各种不同的“阈限”，因活的有机体从它周围环境受到的那

①见Louis Corman: La Constitution physique des paralytiques généraux, contenant un Essai sur le tempérament, Paris, 1932(《一般瘫痪病患者的身体结构，附：论气质》)。

些刺激的性质、强度和频度是可以改变的；兴奋不足，导致组合代谢；兴奋过分，导致分解代谢。

这样，他一方面依据莫德斯莱 (Maudsley) 坚持的命题，即一个器官的生理方面和心理方面是有联系的，另一方面，他依据西戈的一个基本假设，即形状既体现功能，又提供关于有机体和环境之间所作交换的情况，以这两方面为依据，他提出他的方法的基本规则：从活的有机体出发，始终想到这有机体的“统一性”，并承认生理、心理和形态这三方面的事实是同一个系列。此外，永远不要把有机体和周围环境分开，并且要把心理学设想为关于有机体对待这环境所取立场的研究②。

研究个体(生理——心理——形态的总和)和它的环境的搏斗，是被“个性”和“适应”这两个概念所主导的。个性和适应性相对抗。在个性适应环境的范围内，个性为求同它的环境谐调，听由环境对自己的模铸而失掉自己的特点和独特性。所以，适应就是放弃个性。从而可以设想，个性愈强，愈少同意这种放弃，因而有斗争，个体和环境对抗，而适应困难。

这就是科尔芒以及他所利用的前辈的著作里所谈的关于形态心理学方法的要旨，我们在下文还要深入阐明。在下文，为使这方法更加明白易懂，将按我们的见解更动某些术语，并引入一些补充性的概念，但也仅此而已。

②见Louis Corman: *Quinze leçons de morphopsychologie*, Paris, 1947

(《形态心理学十五讲》); *Initiation à morphopsychologie* (《形态心理学入门》); *Visages et Caractères*, Paris, 1932 (《面貌和性格》)。

第二章

形状的元素

形态心理学的研究对象

形态心理学是来自经验的技术，也就是说，它立足于代
传世继、锲而不舍地观察事实的经验之上。它也象托比阿斯
·但泽希在《绝对的追求》^①里说的那样，认为“无数次地
发生的一件事，是不可能归入偶然事件的，一件事的重复出
现，是在指出某一普遍规律，因而是在指出一种确切性，这
确切性能为经验极其严格地予以确定，其所以不能确定，只
是由于身体的和生理的种种限制，是这些限制使我们不能观
察这一现象多至无数次”。

面貌的一定形态结构和行为的一定方式，这两者的同
时性的被反复多次地证实，使人们推想这两者之间是有某种
关系的。因而，一旦面临某一形态结构，人们就以推理的方
法断定将要面临某一行为方式了。这种观察的积聚多种多
样，产生了人们所谓的“面相术”(physiognomie)。

一方面是面相术的经验性观察，另一方面是通过“功

^①Tobias Danzig: A la recherche de l'Absolu, Paris, 1946.